

从山洞里拣来的姑娘

CONGSHANDONGLIJIANLAIDEGUNIANG

● 宋 歌



47.5
42

明天出版社

从山洞拣来的姑娘

宋 歌 著

明 天 出 版 社

1989年·济南



B 36228

从山洞拣来的姑娘

宋歌 著

•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威海路九路隆泰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 × 1092毫米32开本 5.125印张 108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2

ISBN7-5352-0738-6

I·104 定价 2.1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十年动乱，一个家庭分崩离析，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丈夫惨死，妻子疯了，一个十几岁的姑娘，女扮男装闯进深山老林里去，想找回幸福的家庭。在九死一生之际，遇到了鄂伦春猎人。小说再现了鄂伦春民族风土人情和他们的善良、勇敢、机智的品格。语言生动晓畅，情节曲折生动。

1

有一年的九月末，伊勒呼里山区纷纷扬扬地飘起了第一场雪。大雪从头一天晚上起，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才停止。座落在呼玛河畔的毕拉尔乌力楞^①，正处在伊勒呼里山的腹地，一场雪过后，那些红墙灰瓦的鄂家小屋和散在屋前屋后的仙人柱^②，都覆盖在皑皑的白雪中，与屋前屋后的大山融为一体，分不清哪儿是山哪儿是房屋了。

山上的百年老松，翠绿的松针，笔直的树干也都似乎挂了一层白蜡，放眼一望，就像在那里站着一排排、一队队威武的戴着白盔白甲的巨人。

这是个银白的世界，只有几缕炊烟向天空飘着似有似无的淡蓝。

今年的狩猎季节提前了。

①乌力楞：鄂伦春语，村庄之意。

②仙人柱：又称撮罗子，鄂族建的简易小屋。

乌特尔大叔看见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停了，就把那只没有嘴儿的烟袋从没牙的嘴里拿出来，把烟锅“梆梆”地在炕沿上磕了几下，招呼一声老伴儿：“我说依尔娜呀，你还在穷忙一些什么呀？快快点上灯，我要连夜擦好枪，明天一早好进山打猎呀！这可正是打红围的好时候……”

依尔娜划着一根火柴，点着了放在墙窝里的野猪油灯。那细长的棉花灯捻儿已经凝在发黄的野猪油里，等火柴点着了灯捻儿，先是滋滋啦啦响了一阵，随后野猪油渐渐地化了，那灯也就慢慢地亮起来。

乌特尔大叔满头白发覆盖着头顶，好像青山戴雪。高高的颧骨特别突出，人们一看就会认出他是地地道道的鄂伦春人。他满脸都是皱纹，横一道竖一道的，每一道都像刀子刻的，又长又深，远一看，就像一只大蜘蛛在他的脸上织了一张网。他的眼睛特别大，而且极其有神，好像一下子能看透伊勒呼里山，那真不愧是一双猎人的眼睛。

依尔娜大婶把野猪油灯放在老头子的面前，抻了抻袍皮衣大襟，轻轻地坐在炕沿上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昨天葛瓦依尔从甘河回来，说山外都乱套了，满大街都是戴高帽游街的，还高喊要打倒什么‘鬼’和‘神’……”

乌特尔大叔把猎枪从天棚上取下来，猫着腰坐在灯下。他撩起衣襟擦着枪筒上的黄锈，瞪着一双眼睛，一声不响，擦得是那样的仔细，好像没有听见依尔娜大婶的话一样。

一阵轻微的沙沙的响声过后，乌特尔大叔就伸出右手的食指，在灯碗儿里蘸了一些野猪油，细心地往那长长的枪筒上抹起来。

等把枪筒的上上下下都抹到了，他才抬起那张布满皱纹

的脸，摆弄着枪栓，慢慢悠悠地说：“让他们山外人闹腾去吧！咱们的先人早就说过，折腾来，折腾去，早晚得进十八层地狱……咱们不管山外的事……”

“就怕这股风吹到咱们的部落来，什么‘鬼’呀‘神’的，我真有点害怕呢！”依尔娜大婶打了一个呵欠。

乌特尔大叔仍然在摆弄着那杆猎枪，说：“有伊勒呼里山挡着呢，什么妖魔鬼怪也休想到咱毕拉尔部落里来……”

“我信服你……”依尔娜大婶又伸了一个懒腰，“我得睡了……”

“明天一早，我就要出猎了。把该带的东西预备齐全了，再睡吧！”乌特尔大叔抬起头来，望着依尔娜说。

“猎人的妻子是猎人的灵魂，白那恰^①不知道的事情，他的妻子全知道。我的老头子，当天空刚刚飘舞第一片雪花的时候，我就把什么都为你准备好了！”依尔娜大婶笑着，深情地望了老头子一眼，“枪也擦好了，野猪油灯也干了，夜也深了。进山狩猎的人呀，你也该好好睡上一觉了……”

乌特尔把枪放在墙旮旯，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：“是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……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忙着脱衣服，野猪油灯照在他那宽宽的脊背上，一条又长又宽的疤痕从左肩膀一直延伸到腰上，是那样地刺眼。每逢看到这条伤痕，依尔娜大婶的心都要颤抖不止，用手捂住眼睛，不敢再看。

四十年前那悲惨的一幕近似昨日，就在眼前：那在呼玛河中飘荡的桦皮船，那染红河滩黄沙的鲜血……

那是一个凄凉的早晨……

可是，慌乱的蛙声刚刚传进她的耳朵，就被炕上传来的

^①白那恰：山神。

乌特尔长一声短一声的鼾声打断了。

她只好不再去回忆，就吹熄了奄奄一息的野猪油灯，紧挨着乌特尔躺下了。

在梦中，又出现了那个凄凉的早晨。总是早晨，总是早晨，总是早晨。垂天大雾刚刚在呼玛河上空消散，一声悠长的鹿哨响了，在她的模模糊糊的梦中飘荡……

这时，乌特尔“扑楞”一声从炕上坐了起来，一边穿衣一边说：“一觉就睡到大天亮，出猎的鹿哨都响过了……”

随后，就听到一阵阵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……

“乌特尔大叔，还没起来呢？每年第一次出猎，都是你蹚雪进山，查看围场，今年怎么落伍了呢？”乌特尔听得出来，这是乌力楞最东头的葛瓦依尔在招呼自己。

乌特尔人没出屋声先出屋：“毕拉尔部落的好小伙，伊勒呼里山中的好驯鹿，你听乌特尔大叔的一句话：猎手的好坏要在围场上分上下，打鱼人要在呼玛河上见高低。葛瓦依尔大侄子哟，咱爷们儿在这次冬猎中决雌雄吧！”

乌特尔大叔走出屋来，跨上那匹矮小长鬃的雪青马，向站在院当中的老伴儿依尔娜招了招手，紧紧跟在葛瓦依尔的后面小跑起来。随后，猎狗昆比尔窜出大门，尾随在乌特尔的身后，倒换着四条长腿飞跑着，在洁白的雪地上，更显得黑得发亮。

这时候才能依稀地辨别出哪是山峦，哪是峡谷。只见在一片洁白的大地上，一团团黑影向深山里移动。

别看乌特尔大叔的雪青马身架矮小，在毕拉尔部落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好走马。它善于钻林跳涧，爬山下坡，什么

样的山路它都能走，什么样的河流它都敢过。跑起来，四蹄好像不沾地，就像飞一样。见着野物就穷追猛撵，赶不上不停蹄。

这一回本来是葛瓦依尔的枣红马跑在前头，落下乌特尔有两箭之地。可是当乌特尔往前一指，两腿猛地一夹，雪青马好像知道了主人的意图，就放开四蹄狂奔起来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它就跑到了葛瓦依尔的前头。猎狗昆比尔紧随马侧，跳跳钻钻地跑着，一会儿闻闻草丛，一会儿嗅嗅灌木林，一副十分开心的样子。

乌特尔大叔的雪青马跑在前面，葛瓦依尔被他拉下了一段距离，在后头紧跟着。葛瓦依尔的身后又跟着三个年轻猎人，他们在深山老林里行进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马蹄踩在积雪上，发出“噗哧噗哧”的轻响。

山林里渐渐地亮了起来。只见灰蓝的天空插着戴雪的山峰，显得是那样地寒冷，低低地压在人们的头顶上。高大的乔木披着白雪，静默地站在路旁，好像在沉思着往事。几只飞龙鸟从天外飞来，落在颤悠悠的树枝上，立刻掉下来一阵雪尘，落在乌特尔大叔的狐皮帽上，他好像全然不觉，仍然睁大着眼睛凝视前方。

山路越来越难走了，马蹄也渐渐地放慢了。

深山老林里是一片沉寂。

突然，跑在前方的猎狗昆比尔兜了回来，它低声地嘶吼着，来到乌特尔大叔的马前，把那尖尖的嘴在乌特尔大叔的腿上拱了拱，然后又抬起头来，望着端坐在马背上的主人，好像报告着什么消息。

乌特尔大叔让雪青马停下来，举起右手，把凝结在睫毛

上的霜花几把抹掉，眯细了眼睛向前方的灌木林中望去。

这时候，葛瓦依尔和后面的猎人都来到乌特尔大叔的身边。

前方的灌木林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，随后就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大脑袋。那脑袋上最显眼的是从嘴中支出的两个獠牙，成半月形，每个都有七八寸长，闪着瘆人的寒光。它身高四尺，活像一个二岁的牛犊子。这是一只孤猪。

鄂伦春的猎人都知道，在深山里出猎，不怕狼虫虎豹，就怕遇着孤猪。每当遇上孤猪，聪明的猎人就想法绕过它，怕它缠住。

这种孤猪，在山林里独来独往，连山大王老虎都惧怕它三分，何况是人呢！

夏天，太阳火辣辣地照着，那些百年老松的树干上就渗出一层层松脂，越渗越多，越渗越厚。那些野猪吃得饱饱的，无事可干，就无忧无虑地来到渗满松脂的松树干上蹭痒痒。这一蹭不要紧，那些粘乎乎的松脂就沾了一身。蹭完了痒痒，它们仍然不肯消停，穿山越岭，飞谷跳涧，在沙地上打滚，在泥土里寻食，天长日久，泥沙掺在松脂里，松脂凝在猪身上。就这样，一次又一次地它们就变得这般模样了。这层铁甲刀劈不开，枪打不进，就是阎王爷来了，也拿它们没办法。

那一对獠牙就更厉害，由于它没事就磨，日子一长，就磨得锋利如剑，遇着野物，它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轻轻一割，就会给你来个大开膛。

乌特尔大叔深知这孤猪的厉害，他打了一辈子猎，什么凶险的事儿没遇见过？今天，他想掉转马头，从这头孤猪的

身边绕过去，来一个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

可是，正在乌特尔大叔掉转马头的时候，葛瓦依尔的猎狗发现了这头孤猪。

这只猎狗是初次出猎，不知道孤猪的厉害。它发现了那头孤猪，就像发了疯一样，一边狂吠一边扑上去。

那头孤猪猛丁抬起头来，站住了。当它发现正有一只猎狗向它扑过来，一下就被激怒了！只见它暴躁地竖起两只前腿，身子一纵，就跳到了猎狗的身边。

虽然是一个庞然大物，身子却是那样灵活。

只见它把头倏地低下，然后猛地一抬，那两只像月牙尖刀的獠牙就向扑过来的猎狗割去。

葛瓦依尔的猎狗虽然没有见过大阵势，但也是训练有素的。它轻捷地往上一跃，就从孤猪的头上跃了过去。向后一转，转到了孤猪的身后，张开口就去扯孤猪的尾巴。

那孤猪委实厉害，只见它旋风般地一转身，恰好那对闪着寒光的獠牙正对着猎狗的肚子，眼看它就要抬头割去，谁知那猎狗一跃五尺，硬是从孤猪的前边腾空翻到后边。

如果它这时知趣跑开，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。

等它翻到孤猪的身后，立刻转身掉头，恶狠狠地向孤猪的肚皮咬去，谁知那肚皮竟坚硬如铁，一口咬下去，只留下两个白白的牙印儿。

孤猪此时已经狂怒，它并没有转头面对猎狗，只举起一只后腿轻轻地一弹，正弹在那猎狗的脑门上。

只见那猎狗在原地转了两圈，低吠了两声，回头就想逃跑。可是已经晚了，那狂怒的孤猪紧跑几步，一低头，就把猎狗从后边挑了起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两只尖刀般的獠牙

“噗”地一声，同时插进猎狗的肚子。然后只一抡，就给猎狗开了膛。这时，它才好像出了一口恶气，连看都不看一眼被它甩在地上的猎狗，掉转头就想往灌木林里钻。

人们都看呆了。

要不是葛瓦依尔心疼他的猎狗，在马背上“嗷”地叫了一声，然后又向那已经钻进灌木林的孤猪开了一枪，事情或许就这样结束了。

当那既清脆又沉闷的枪声震荡着山谷的时候，装着满肚子狩猎经验的乌特尔大叔的脸色立刻变了，同时脑门子一下渗出了一层冷汗，他用颤抖的声音喊道：“坏了！葛瓦依尔，坤马布库……赶快掉转马头往后撤……”

他的话音还没落，就见那头孤猪倏地掉转过身来，“吱哇”大叫一声，不顾命地窜出灌木林，向着方才枪响的地方猛扑过来。

人们好像没有听到乌特尔大叔的喊声，一时都呆愣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眼看着孤猪愤怒地扑上来了，离他们只有二十步。这时乌特尔大叔的猎狗昆比尔一下窜了出去，看那架式是想和孤猪斗个你死我活。

乌特尔大叔知道，你就是走遍伊勒呼里山也找不出一只能够斗过孤猪的猎狗。看昆比尔那个样子，此时肯定是被气疯了。如果现在它真去和孤猪较量，肯定是凶多吉少。

乌特尔大叔想到这里，用手捏起嘴唇打了一个悠长的口哨。冲到孤猪跟前的昆比尔听见了口哨声，赶紧掉过头来拚命往回跑。

它知道，这是撤退的命令！

“我来掩护，你们快撤！”乌特尔大叔都喊岔声了，眼睛好像充了血，通红通红的。

他的声音还没落，也不知是谁，又“噎”地一声向孤猪放了一枪。

大家看得真切，只见那子弹头“噗”地冒一股蓝烟，“刷”地一声在孤猪的脊梁上滑了过去，并没有损伤孤猪一根毫毛。

那孤猪身子一抖，张开大嘴，口吐白沫，几步窜到乌特尔大叔的马前。

葛瓦依尔他们已经撤出好远了，但他们不放心，一个个又回过头来，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乌特尔大叔，快撤……”。

他们看到，乌特尔大叔脸朝后，稳稳当当地站在奔驰的雪青马的背上，端着那枝长筒猎枪，向穷追不舍的孤猪瞄着。

越过了一个山谷，又走出了一片红松林，那发了疯的孤猪仍然紧紧地跟在他们的后边，看那样子，就好像把这五个猎人都开了膛，它才能罢休。

乌特尔大叔有意让雪青马放慢了脚步，让他和孤猪的距离越来越小。他要诱使孤猪上当，找一个有利的时机，一枪结果了它。

雪青马慢悠悠地走着，踩着那不薄不厚的积雪，好像是十分悠闲自在。乌特尔大叔倒背着脸，又像没事人一样，端坐在马背上，不时地向紧紧跟随在后的孤猪瞄着准。

有时候，还特意用那长长的枪筒碰一下孤猪的獠牙，想激怒它，引诱它张开大嘴，然后一枪结果它。

那孤猪并不知道这是乌特尔的一计，果然暴怒起来，只见

那支楞着两根獠牙的大嘴，“叭哒”一闭，狠狠咬住了那乌黑的枪筒，然后脑袋一抡，就想把枪筒咬断。

乌特尔大叔不愧是个好猎手，久经沙场，骑术精良，身子一沾马背，就像长在马身上一样，任你吹来九级风暴，他也安如泰山。若是换了别人，谁也经不住力大无穷的孤猪嘴巴这么一抡，就是最好的骑手，说不定也早就被拐到马下了。

在这一刹那间，乌特尔大叔在马背上也栽歪了一下，随后他又稳稳当当地坐在马背上了。他把双腿紧紧地夹在马肚子上，平息了一下心跳，趁孤猪狠狠咬住枪筒不放的时机，使劲勾了一下扳机。

立刻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。

那孤猪随着枪响，“嗷”地叫了一声，同时把两只前腿往前一竖，就沉重地倒在雪地上了。

猎狗昆比尔“汪汪”地叫着，一下窜到那孤猪的旁边，照着鲜血迸溅的脑袋就要下口。

乌特尔大叔这时也跳下马背，向那倒下的孤猪走过去。这时葛瓦依尔等猎手也都掉转马头围了过来。

那孤猪的脑袋又动了动，瞪着通红的眼睛，想要爬起来。但终因乌特尔大叔的一枪打在了要害处，血沫子从嘴里“咕嘟咕嘟”往外冒，一会工夫，就再也不动了。

“这家伙起码有七百斤重……”葛瓦依尔跳下马背，用脚往那孤猪的肚子上踢了几下，比比划划地说。

乌特尔大叔把那孤猪的嘴巴掰开，用手摸了摸牙床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：“这头孤猪少说也有十五岁了，在咱们这浅山区是不多见的。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围着那头孤猪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

按着鄂伦春猎人的习惯，在冬天进山打红围的时候，如果打着了獐狍野鹿，随打着随埋在路旁的深雪里，等归猎的时候再作处理。

但今年山里的雪浅，是埋不住猎物的。对这头孤猪怎么处理呢？大家议论了半天，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。

大兴安岭冬季的白天是极短的，一眨巴眼睛，天就黑了。现在，山谷渐渐地晦暗起来，皑皑的白雪上，在人们不经意间，已经笼罩了一层夜的阴影。一群野鸡在灰暗的天空中飞过，那五彩斑斓的翎羽闪烁着，在雪峰的映衬下，好像点点流星。

整个伊勒呼里山被一种不可知的、神秘的气氛笼罩着。

这几个猎人此时也都闭紧了嘴巴，好像怕打破这万古如斯的寂静。他们身旁的一棵鱼鳞松上，有一只拖着长尾巴的松鼠在探头探脑地向下张望。一不小心，它碰落了松枝上的雪，那雪簌簌下落，掉在猎人的脸上。

乌特爾大叔望着那只可爱的小松鼠，忽然一拍大腿，说：“你看我这记性，活人好玄没被尿憋死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向左一指，“过了这道山谷，就是森林小铁路，在铁路经过的那座山脚下，就有一个天然的石洞，有一年，我曾在那里打过小宿……石洞反正离这儿不远，我看就把这头野猪抬到那里去……”

大家都说乌特爾大叔说得对。

葛瓦依尔从背在身后的桦皮篓里取出一根粗绳子，“就用这条绳子捆住它的四只腿，让马拖着它，这样又省事又痛

快……”葛瓦依尔一边说着，就一边动手干起来。

“这是个好主意！”乌特尔大叔夸了一声葛瓦依尔，也与大家一起捆那孤猪。

一会儿的工夫就捆好了。

葛瓦依尔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他的枣红马上，就跟在乌特尔大叔的后面，向那山洞走去。

2

这里距离山洞只有几里路程，没用上抽一袋烟的工夫就到了。

从外面看，这个山洞的洞口很小，只有半人高，宽也不过三尺。再加上洞口旁边长满了灌木和蒿草，所以是不容易被发现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乌特尔大叔还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，凭着那一身力气和枪起物落的好枪法，胆子越来越大。部落里别人出猎都是三三五五结伴而行，唯有他总是单枪匹马进山，进了山就是十天半月不回来，好像一下子想把满山的野物都收拾干净。

有一回，他又只身去闯深山老林了，这一去就是半个月。等他归猎的时候，干粮袋里没剩一粒米，枪膛里没剩一颗子弹。这对鄂伦春的猎人来说，是一条大忌讳。因为在归猎的途中，谁也预料不到会遇上什么事情。再傻的猎人也要留下